



当过律师，也曾南下淘金，还北漂讨生活 他写的《重庆晨报》报头 从近4000份应征稿中脱颖而出

□陈显涪

重庆晨报

肖富雄今年73岁了，他精神矍铄，目光炯炯，神采奕奕，充满活力。我采访他时的头一句话就是：“有人说我这人有点狂，我认为也对，人就是凭精气神活着的。七十三，八十四，阎王不请自己去，看来我是不会自己去的。因为我狂，难得七十三了还有精气神在，所以我更不会去。”

人生难得几回狂

29年前，《重庆晨报》创刊，面向社会征集报头。肖富雄大笔一挥，写下了“重庆晨报”四个大字，信心百倍前去应征。

那天，阳光灿烂，正值巴县改巴南区，肖富雄在朋友的介绍下，专程到巴南应聘，写改区字牌。抵达现场后，主办方给他一个红包，他拒绝了。主办方问及原因，他说：“无功不受禄。”

他让人先去拿个字牌，他在字牌上先写几个字。区领导一看，当场拍板“就是他”。他才把红包收下。

于是，巴南区委、区政府等四大班子的换牌，全部由他一个人承包了。当然，后面的各部、局、委、办也找上门来。其间，又一个好消息从天而降：他写的重庆晨报报头中了“采用奖”。

从近4000份应征稿中脱颖而出，这可不简单呀！后来我才知道，近4000份“重庆晨报”报头应征稿中，先选出100份初选稿，然后由专家从100份中选出10份，最后从这10份中再选出1份。这个头彩被肖富雄摘取了。

当时的重庆日报领导和重庆晨报领导都对他赞扬备至，都在会上向他敬了酒。肖富雄也很高兴，他也因此获得了终身免费看晨报的待遇。

他对笔者说：“人生难得几回狂！这回算是我狂了一次。”

他的人生并不顺利

大约是在1999年，重庆601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濒临破产。肖富雄下岗了。今后，他的生活出路在哪里？没有人告诉他答案。

后来的人生中，他挣扎在江湖，干过多种行当。

他当过律师，打过很多官司。有一次，他在著名的“大阳沟菜市场”事件中，成功地调解了一起重大突发事件。

那一年，有个残疾人在大阳沟菜市场买东西，不小心从高处摔下，引发残疾人包围大阳沟菜市场，硬要讨个说法，他们认为大阳沟菜市场有不可推托的责任。而大阳沟菜市场方面却认为，是残疾人自己不小心，造成了这次事故。

双方为此争执不下，闹得不亦乐乎。问题是全市不明真相的残疾人逐渐向大阳沟靠近，堵住了进出口，市民买不上菜，极大地影响了日常生活。

怎样才能化解矛盾，恢复正常生活秩序？作为律师的肖富雄挺身而出，耐心做双方的工作，既给了残疾人以尊重，又说明了这次事故大阳沟菜市场的责任划分。最终以爱心为上，成功解决了这次纷争。

为了生活，他也随潮流南下广州。他在广州有一个亲戚，本来一心想去找他帮忙，好在广州找个能赚钱的工作，没想到当官的亲戚有些规矩和忌讳，他受不了，于是决定自己去找工作。

工作可不是那么好找的，四处碰壁，到处冷眼。好在天无绝人之路，在他最困难的时候，一家广告公司收留了他。那位广告公司的老板见他可怜，于是想帮他一把，拿了一个设计任务给他。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任务呢？是一个设计图书馆的任务。要求也很高，要六面看都能是立体的实景设计。这在常人看来，根本就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，还要求限时三天完成。

为了生活下去，肖富雄咬了咬牙，把任务接了下来。

三天三夜，肖富雄几乎没有睡觉，硬是把这个不可能完成的设计任务完成了。老板一看，眉开眼笑，给了他800元钱，他兴奋万分。老板见他是“几把刷子的”人，当场就录用了。

后来，他才知道，他设计的这个图书馆是广州的一个著名图书馆，设计费用不菲，老板给他的800元钱，零头都不到。但他还是很高兴地干了下

去，他的字在广告公司写出了名，找他写字的人越来越多，应该说，他的日子靠自己的打拼，也还能在广州过下去。

长期在外工作，也不是个办法，他思念家乡，他想回到日夜想念的山城。不久，他离开广州，回重庆另找出路。

之后不久，他又走上了北漂之路。北京的工作更难找，因为北漂的人太多了，比南下的人还多。肖富雄住过桥洞，睡过马路，每天吃馒头下矿泉水，到处都找不到合适的工作。没办法，他只好在闻名中外的琉璃厂文化街摆地摊，为人写字求生。琉璃厂文化街位于前门外西侧，滋养着京城文脉300余年，可谓高手如云，被称为京城文化第一街。

琉璃厂在元明两朝是为皇家烧制琉璃瓦的瓦厂。从清初起全国各地赴京赶考的士子大多客居附近，为他们提供书籍、文房四宝的店铺随之而起，于是这里逐渐演变为一条文化街。

文化街上老字号的店铺鳞次栉比，文化底蕴深厚，且各有特色。

肖富雄为了求生存，居然把地摊摆在这里，这不是找死么？可事实是，他写的字得到了这条街的认可，那些荣宝斋、戴月斋的大咖们，纷纷前来看他写字，最后居然求字。

要知道，那些地方的渊源很深，就拿荣宝斋来说吧，何绍基、吴大澂、曾国藩等人都在这里有过作品。新中国成立后，鲁迅、郭沫若等人也在这里有过手泽，还能直观鉴赏齐白石、徐悲鸿、黄宾虹、李可染等大艺术家的艺术创作。

肖富雄居然能在这里生存下去，不能说是一个奇迹。我问他，你是不是天天练习书法？他的回答令我愕然，他说，他从不练习，他写字不是靠练，而是靠“悟”。

实言之，我虽然采访他，至今也搞不懂什么叫“悟”？关于这个“悟”，我想多说几句，因为它关乎于整篇文章。

他令人有点搞不懂地解释道：中国文化讲“悟”性，这悟性其实就是一种内生力量。书法就是一瞬间一刹那，那是一种对生命条件的反射。世界上最精彩的艺术是什么？世界杯足球赛上意想不到的球最精彩，其实那就是中国的书法，区别在手脚，本质是用心在写，用心在踢球。

我真，才有真我，然后才有忘我。你真正达到了忘我，那字就写好了。

齐白石说：无我状态才是真正的艺术，我特别赞赏这一种说法。

尽管他在北京生存了一段时间，最终还是回到了重庆。他说，北京再好，那是人家的地盘，只有山城，才是生我养我的土地。

还为奥运会写过歌

在采访肖富雄的过程中，他一直在给我哼歌。讲一讲，又哼几句，讲一讲，又哼几句。

我问他，你学过音乐？他说，这音乐有什么了不起的，只要有激情，就会有音乐。他写过很多歌，自己作词作曲，他把他的歌唱给我听，那沙哑的嗓音不大好听，可是很动情。应该说充满了激情。

我想起了重庆籍作曲家刘青，还有大作曲家徐沛东。我想，你肖富雄的歌算老几呀？居然这般自信！

他却说：“作曲家有什么了不起，我也会作曲，还会写歌词。2008年奥运会，我就写了一首歌叫《心灵之光》。”说罢就唱了起来，说实话，他那沙喉咙破嗓子唱得并不怎么样，可是那沙哑里有一种雄风，那应该是生命的呐喊，是一种异乎于常人的宣告，仿佛在唱今生无悔，余生也无悔！

他不管我的思维在驻足、在凝视，却自顾自地唱他的歌。他说：“我的奥运会会歌写好后，打电话给当时的市委宣传部领导，领导表扬了我，并把歌推送到了北京，这是我市推上去的唯一一首歌。这首歌没有评上，但我并不气馁，如果有下次，我还会去应征。”

他还说：“这回，算是我又狂了一次。”我实在不理解，为什么书法家也喜欢写歌。

他说：“音乐和书法其实是相通的，都是点线黑白表达，所以我要学习音乐。”

他说他在“太阳神”杯巴蜀绝技大赛中获得过十人排名奖，他排在第一。被称为“巴蜀一支笔”。那次，他就是在心中一边唱歌，一边写字。

（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）



肖富雄的书法



陈显涪(左)和肖富雄(右)